

谁能如此坚守，在社会变迁中记录人间百态？谁又能如此执着，立于时代潮头拨开迷雾探明暗礁？安徽第五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将告诉你答案。今天是第十九届中国记者节，我们选登部分获奖作品，谨向记者们致敬！——编者

## 心中有爱 行者无疆

□马鞍山市和县广播电视台 刘琴

我是来自基层的一名记者刘琴。刚才大家看到的暗访画面，是2007年，我跟随公安人员到南京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所拍摄的。由于无法得知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内场情况，办案人员又不能贸然进入，当时，我主动提出：我是女性，不会引起嫌疑人的注意。于是，我带着暗访机，进入现场，把里面的环境和所有的人都一一拍摄下来，后经办案人员辨认，最终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如果说参与这样的新闻事件，多少有些壮怀激烈、英勇豪气的话，那么大多数时候，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些身边的凡人琐事。

2004年，在一次采访中我认识了一名农村男孩。他叫小强，11岁的他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在他治疗期间，他42岁的父亲因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了。当我踏进小强的家，眼前的景象令人酸楚！简陋的屋檐下，孩子的母亲一次次地下跪，深深地震撼着我，贫穷、疾病、绝望、母爱、对生的渴望、对记者的信赖，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让我不忍辜负。我悄悄地递上了身上仅有

的200元钱，回来后，连夜加班，在泪水交织中赶制了专题片《托起生命之舟》。节目播出后，三天时间便募集了4万多元。

20多年来，我帮助过很多人，也采访过无数的人，而有一个人却是个特例，因为他是我采访对象中唯一没有见过面、没有说过一句话的人。他就是“抗洪英雄”“中国好人”——刘安军！

那是2016年，在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战斗中，年仅33岁的退伍战士刘安军同志因过度劳累，倒在了抗洪一线。7月13日，刘安军去世的当天上午，我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他的家里，满屋子的亲属哭成了一团，我没法采访也不忍心采访。这时，我发现安军五岁的女儿，一个人默默地来到了爸爸的床前，她揉搓着一双小手，一句话都不说。说真的，我也是一位母亲，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的心都要碎了……

从上午采访到晚上8点多回到台里，我的心情一直都很沉重。我没有回家，在办公室里，在泪水交织中赶写了

专题文稿，截稿时，已是凌晨2点多。

就这样持续工作近30个小时后，一部20分钟的电视专题片《用生命筑起不垮的堤坝》呈现在观众面前。节目播出后，感动了很多，也激励着抗洪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

大家现在看到我还算光鲜地站在这里，其实，我是一个有着6年癌龄的癌症患者。2012年，我被查出患了结肠癌。当时，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在爱人细心的开导、温暖的话语下，我的内心渐渐地坚强起来，并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了后期六次痛苦的化疗，好在手术和化疗的效果不错，身体得以慢慢康复。虽然医生叮嘱我需要休息一年，而几个月后，我就回到单位，重新走上我的记者岗位。

记者就像路上的行者，行者无疆，所有这些成就与荣誉的取得，充分说明，只要心中有爱，热爱生活，热爱职业，热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并始终坚守一名记者的责任、担当与情怀，那么，你就是新闻战线上那道永不褪色的风景！

## 有一种力量让我不断向前

□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张祜

今年1月27日，中午12点18分，交通广播直播间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908吗？我是合巢芜高速路政大队大队长韩文胜。”韩大队长说，十几分钟前，他们正在路上铲冰除雪，一辆河南牌照的120救护车向他们求助，救护车上是45岁的危重病人蒋小军。前一天，在河南沈丘务工的蒋小军意外高空坠落，脑部严重出血。在当地医院救治了5个多小时后，生命迹象依然不明显，于是，她的姐姐蒋亚君决定，用救护车将陷入昏迷的妹妹送回临安老家，让整整一年没有回家的妹妹最后回趟家，让家里的亲人再见她最后一面。可没想到，救护车从河南来到合巢芜高速巢湖段时，飞扬着的雪花和高速上因冰雪拥堵的车流交织在一起，救护车进退维艰，韩大队长希望能够得到交通广播联动帮助，让蒋小军早点回到浙江临安的家里。

了解到相关情况，我们交通广播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一边协调沿线的高速路政大队，一边在电波中不停呼吁车友为这辆救护车让道。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和微博也紧急推送求助信息。

7分钟后，12点25分，韩文胜大队长驾驶路政执法车，在前方为救护车开道护航，行进速度大为提升。下午3点多，车辆来到了芜湖主线口，芜宣高速路政大队的工作人员已经等在这里，接力护送的第三棒就交给了他们。

就在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维持病人生命的药物多巴胺、盐酸肾上腺素、生理盐水全部告急！所有的药物最多只够用两个小时，根本无法维持到临安。找药！冰天雪地的高速路上哪里找药？我和我的同事们分头打电话，找遍了附近的高速服务区、沿线的医院、当地的应急部门等，终于，20多分钟后，芜湖县人民医院传来好消息，他们可以筹备到所需药品。

药找到了，可怎么送到病人手中呢？对，有困难找警察，电话打到了芜湖县公安局，芜湖县公安局当即安排湾沚派出所民警承担送药任务。民警在县医院拿到药后，争分夺秒向高速公路飞驰而去。下午5点50分左右，药交到了正在湾沚道口等待接力护送第三棒的宣广高速路政大队工作人员手中，再由他们将药传递到救护车上。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冰雪天气里，皖浙两省路政交警接力护送，和我们交通广播一起跨越了这困难频发的303公里，让家里的亲人见到蒋小军最后一面。

像这样的生死时速、应急救助，我们平均每月都会接到一起。虽然结局并不尽如人意，有成功，有遗憾，但我认为，无论哪种结局，都有意义。因为媒体记者不仅仅是采访报道宣传，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让生者更为坚强地生存、让逝者更有尊严地离去。

## 追寻溧史杭

□六安市广播电视台 王娟

大家好，我手里拿的是一张存储卡，它对我来说十分珍贵，这里面存储着《人间天河溧史杭》的6集纪录片。虽然只有270分钟，却是我和同事们历经600多个日日夜夜、20000多公里的行程，拍摄了10000多分钟的素材才完成的。它凝聚着我们的心血，更凝聚着我们对溧史杭的无限深情。

我生在大别山，喝着溧河水长大，从小就听长辈说着溧史杭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串数字，五万里人工河渠全靠上百万人肩扛手抬，溧史杭修建时挖出的土石，如果垒成高、宽各1米的长堤，足足可以绕地球13圈半，如今它灌溉着安徽、河南等地1000多万亩良田，作为一级饮用水源，它就像一个超级大水缸养育着2000多万人口。

今年是溧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0周年，为了将溧史杭的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精神继续发扬下去，从2016年，我们便开始策划拍摄纪录片。可是60年过去了，想要找到当年溧史杭修建的亲历者成为了我们拍摄中最大的难题。为了给观众还原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我们每天到处走访询问，每天的工作都在寻找与震撼、泪水与汗水交织中度过。从我的家乡六安出发，河南、江苏、北京，不管多远，我们都会去寻访，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放弃。一番努力之后，我们采访到了溧史杭工程总指挥赵子

厚的女儿赵涛、横排头工程的设计师88岁高龄的谭福甲老人、参与“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大坝”修建者沈福安等等，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更加直观深刻地了解了溧史杭建设时期艰苦卓绝的环境和不畏艰难的精神。

其中在龙河口水库建设时，有一支由78名女性组成的“刘胡兰突击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们中很多人已经不在，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突击连的连长许芳华和队员邓传英。她们都已年近80岁高龄。当年许芳华新婚才刚刚三天，不顾家人的反对，就来到建设大坝的工地上，邓传英当时也只有十八岁，是个身材娇小的小姑娘。工地上，八千多斤重的石碾全靠人拉，她们只能缝厚厚的披肩放在身上，尽管如此，姑娘们的肩膀还是被勒出了一道道血痕。她们用血肉之躯与执着的信念，共同筑起了世界第一人工土石大坝！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很多女队员都留下了严重后遗症，有的甚至一辈子无法生育。

毫无疑问，那段艰苦的岁月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但在他们坚毅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无怨无悔。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我的讲述，让这份皖西儿女的情怀和大爱，久久地传承，让“溧史杭”的精神化为智慧与力量，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

## 爱满江淮 星光灿烂

□新安晚报 钟虹

大家好，今天我讲述的故事，与助学有关。

第一个故事，从一个微笑开始。

照片中这名微笑的女孩叫董薇，今年高考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微笑，却不知这笑容背后经历的坎坷和悲伤。

时间回到今年7月18日，那天我第一次见到董薇。她羞涩腼腆，有一双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大眼睛。董薇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最珍贵的物品是奶奶为她收集整理的一个荣誉箱，里面装满了“三好学生”“学习标兵”等各种奖状和荣誉证书。

“董薇是2000年7月26日出生的，那年8月10日她爸爸车祸去世，当时她只有半个月。”董薇爷爷告诉我，1个多月后，董薇母亲因为巨大打击离开了家。从此他和老伴一个在外务工，一个做保洁，含辛茹苦将孙女抚养长大。

读书是董薇通向世界最好的路，她铆足了劲，不浪费一分一秒地学习。她的成长过程有很多苦涩和心酸，但她却说，从来不缺乏爱，因为除了爷爷奶奶，还有很多好心人关心她、帮助她。“苦我懂得，恩更记得”，这是董薇跟我说的印象最深刻的话。

我把她的故事以图文和视频的形式发布在新安晚报、安徽网和大皖客户端上，引起广泛关注。很多好心人联系我，最终善款达到七万元。在董薇生日前一天，我们一起为她送上了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第二个故事，从一双手开始。

这双手的十根手指，有八根都无法伸直，始终处于半蜷缩的状态。手的主人叫李可，他出生在长丰县一个农民家庭。因为患有原发性骨骼肌疾病，他脖子以下，除了两根大拇指，其他部位均无法动弹。

李可从小被爸爸背着去上学。这位贫寒瘦弱的父亲，背着病儿爬过无数阶梯。2012年我第一次见到李可时，就被他灿烂的笑容和定格的身体所动容，那一年他以高出理科一本线72分的成绩被合肥工业大学录取。

疾病从未阻碍李可对梦想的追求。在读大学期间，他还靠一部外壳掉漆的手机，用大拇指在屏幕上“捏”出一百多万字的小小说。我一直持续报道他的故事，我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会亲切地叫我“姐姐”，而我也心疼地问他，“用拇指打那么多字，手疼不疼？眼睛累不累？”

然而2015年7月，他突然去世。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一路跑到他宿舍时，屋内空荡荡的，再也找不到他的痕迹。

董薇和李可是我的采访对象，也是我们助学小组共同的励志学子。

每年七八月份，是我们最忙碌的时期，也是心灵洗礼之旅。我们不仅帮助贫困学子们解决大学学费之忧，还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他们的励志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身处一个伟大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并努力让梦想照进现实。作为一名记者，我能报道一个个梦想故事，并帮助筑梦圆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